

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隐喻

——兼论摇钱树中的西王母图像

俞方洁

(南京师范大学 文博系,江苏 南京 210097;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重庆市 402260)

摘要:西王母神话形象表现于汉代摇钱树的西王母图像艺术中,其发展经历了从“司天之厉及五残”到献天之祥瑞的演变。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盛行的原因,一方面是神仙和长寿思想奠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是西王母被外戚利用成为篡权者寻找政治合法性的依据。西王母在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摇钱树枝叶和树座上刻绘的西王母图像,其隐喻意义是西王母可以给民间带来祥瑞,是带给人们长生、富贵、平安、子孙延绵等福祉的全能神。汉代对死后世界的憧憬和想象,折射出汉人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西王母;摇钱树;山海经;祥瑞;谶纬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122-07

汉代的西王母崇拜广为流行,在汉代墓葬艺术如画像石、墓室壁画、帛画以及陶、玉、青铜材质的随葬品中,都刻绘有西王母神话形象。其中,汉魏巴蜀地区出土的摇钱树上发现了数量较多且形式多样的西王母图像。摇钱树上频繁出现西王母形象,说明它不是普通的神树,而是渗透着西王母信仰的民间产物。

西王母神话形象的研究,需要在西王母神话演变的背景中展开。过去人们对西王母神话形象的演变有过不少探讨,早期以茅盾、袁珂影响最大。茅盾在《神话研究》中将西王母神话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1],此后研究者多加沿用。王兴芬^[2]、韩维志^[3]在此基础上对西王母神话演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王子今等^[4]、周静^[5]、汪小洋^[6]讨论了两汉西王母信仰的表现、内在原因和影响。张玖青^[7]特别指出西王母作为《纬书》政治神话中的人物,具有祥瑞意义,赋予了长生以政治意义。西王母向《纬书》吉神形象的转变,使西王母神话体现着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的交织。事实上,两者从未严格区分,而是在共同宇宙观下推动了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的发展,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摇钱树与西王母神话的专题研究已相当丰富,但学界并未就西王母神话形象与摇钱树的关系展开详尽讨论。摇钱树在东汉出现,这正是西王母信仰尤为流行的时期。“人工器物不宜全然看作是象征的存贮而应更多地把它考虑成其制作者和使用者之信仰、希望与恐惧的融合组分”^[8],在研究东汉摇钱树时,也应将它放到汉代民间信仰情境尤其是西王母神话形象演变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理解。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西王母神话与信仰作进一步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一、司天之厉至献天之瑞:西王母神话形象的演变

最早记载西王母的传世文献为《山海经》。袁珂先生对《山海经》进行过梳理,其中《大荒经》成

收稿日期:2016-01-12

作者简介:俞方洁,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博士研究生;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经济研究”(KYZZ_0208),项目负责人:李勉。

书最早,《西次三经》次之,《海内北经》最晚^[9]。从年代较早的《大荒经》《西山三经》来看,西王母神话形象还没有摆脱人兽混杂的特征:“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10]卷十六,p358}“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10]卷二,p59}西王母虽“蓬发”“戴胜”,已初具人形,但“豹尾”“虎齿”“善啸”“穴处”又表现出她作为野兽的凶猛之性。《汉书·地理志上》:“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师古曰:“合黎山在酒泉。流沙在敦煌西。”^{[11]卷二十八上,p1534}从文献记载看,其地位于河西走廊,是古人心中遥远的西极“昏荒之国”。“厉”和“五残”皆为古代星名,是代表灾祸的凶星,一旦出现,四周将一派颓败。“司天之厉及五残”是西王母最早的司职,加之她狰狞凶残的兽性,更是增添了暴戾恐怖之气。西王母的神兽形象反映了图腾信仰或动物崇拜观念,属于原始神话的阶段。这表明当时人们希望这一神话人物能够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种种矛盾^[6]。伴随人类对生育自我认知的成长成熟,受崇拜的神灵不再是原始图腾的半人半兽形象,而是人的形象。

中国神话流传演变到封建社会初期,又和道家方士所传述的仙话相结合,成为一种神话的变种^[12]。春秋战国时期,仙话侵入神话范畴,西王母神话形象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演变,西王母成了使人永葆青春的神仙,“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13]卷六,p501-502}。

两汉时期,西王母的仙化更加深入人心。嫦娥奔月见证了西王母神话形象向仙话的一大转变,西王母被赋予掌管人类生死的能力。《太平经》记录了一则汉代民谣:“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14]卷三十八,p62}司马相如《大人赋》称西王母为“皜然白首”^{[11]卷五十七下,p2596}救民济世的圣人;杨雄《甘泉赋》有“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的感叹^{[11]卷八十七上,p3531};张衡《思立赋》有“聘王母于银台兮,羞玉芝以疗饥”^{[15]卷五十九,p1930}之遨游昆仑仙境享西王母仙药灵芝的快意。班彪《览海赋》更是生动地描绘了遨游求仙于西王母的情景:“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讫,因离世而高游。聘飞龙之骖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勿轻举以神浮。”^[16]汉赋中大量求仙场景都有西王母的身影,汉人对仙境的向往使西王母神话的仙化形象愈加丰满多姿。

西王母神话形象与古代帝王相结合始于《穆天子传》,时人将周穆王西伐犬戎的传说与西王母神话结合在一起,文中记载周穆王多次与西王母相会,也许是神话历史化的结果:“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17]卷三,p161-162}西王母的赋诗尽管保留了一丝原始神话痕迹,但她作为西土之王与东土之王相比照,不仅享有与君王同等的王者地位,更是受到了以玉璧为奉献品的礼遇。《穆天子传》的中心是帝王至西土访问西王母,政治意味还没有那么明显,而后来西王母则成了向黄帝、虞舜贡献祥瑞的天使。

西王母献祥瑞的事迹,还广泛存在于纬书的记载中。如《尚书帝验期》:“西王母献舜白玉琯及益地图。”^{[18]387}“舜在位时,西王母又尝献白玉琯。”^{[18]387}“西王母于大荒之国,得益地图,慕舜德,远来献之。”^{[18]388}《尚书中候考河命》:“西王母献白环玉玦。”^{[18]432}《礼斗威仪》:“西王母献地图及玉玦。”^{[18]517}《春秋纬》:“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18]902}《龙鱼河图》:“帝伐蚩尤,乃睡梦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克矣。黄帝寤,思其符,不能悉,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

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出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广三寸，袤一尺。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18][1150-1151]}《洛书灵准听》：“舜受终，凤皇仪，黄龙感，朱草生，蓂莢孽，西王母授益地图。”^{[18][1256]}纬书神话作为一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于原始神话那种无意识的集体创作，明显是为了某种功利的政治目的^[19]。西王母所献“白玉琯”“白玉珎”“益地图”“符瑞”等物，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吉祥之物，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祥瑞，是天人感应的中介，象征了圣主政治下国家太平、政治清明的社会景象。王莽专政后，他致力于为篡权寻找合法理由，捏造祥瑞，祥瑞之风更加兴盛。西王母与政治祥瑞的紧密结合恰好出现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这也正是西王母神话形象大量出现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时期。东汉以来，随着道教的兴起，西王母神话形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传授道书的女仙。《博物志》记七夕汉武帝与西王母的相会：“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唯帝与母对坐，其从者皆不得进。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谓方朔神仙也。”^[20]《汉武故事》与《博物志》多有重复，延续两汉求仙思想，包含了西王母献祥瑞的形式。《汉武内传》：“至七月七日……闻云中有箫鼓之音，有顷，王母从数万天仙到来……西王母备天上饮食，出桃七枚，与武帝共食……与上元夫人同席，王母对武帝授《五岳真形图》，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等十二事》。”基调转为道教，除了汉武帝向西王母拜请长寿之方外，还增添了西王母传授道教经书的情节，西王母的神话形象由此完成了道教化的转变。

二、从民间信仰到政治神话：西王母信仰广布的分析

自春秋战国至两汉，西王母由“豹尾虎齿”的半人半兽转变为“鬅然白首”的慈祥老妇。《山海经》中西王母与凡人的长生并无多少关系，但在此后的诸多典籍中，西王母被层累地赋予了赐人长生的能力。汉人对长生、不死、成仙的诉求极为强烈，从汉人名字就可见一斑，两汉人名取长生、长寿之意者甚多，如寿、延寿、延年、千秋、彭祖、万岁等，据杨颉慧统计，这类名字“在西汉的出现频率大大高于东汉，尤以武昭宣三朝为最”^[21]。人名是一定社会心理和民间信仰的体现，战国以来的方士仙道思想在汉代渐至盛行。汉初凋敝的经济形势和不安的内外局势使统治者和民众无暇顾及求仙之事，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帝王、官僚、民众有了经济实力思索长生成仙之事。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对成仙的渴求有过之而无不及。司马相如《大人赋》称：“吾乃今日睹西王母，鬅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他为了迎合武帝的成仙渴望，着重介绍西王母长生不死的特点，武帝读罢“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11]卷五十七下，p2596}，长生不死的西王母彻底打动了求仙若渴的汉武帝。

长生不死的神仙形象使西王母在汉代深入人心，不仅受到皇帝推崇，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相比玄之又玄的太一神、远古圣王以及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西王母经过改造，形象更加亲民，尤其是她掌握长生秘诀迎合了民众需求，西王母信仰在汉代逐渐兴盛就成为大势所趋。把西王母信仰推向高潮使我们认识到汉人对西王母狂热崇拜的事件是“传行西王母筹”，《汉书》中与该事件相关的记载见于多处，如《哀帝纪》：“(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11]卷一一，p342}又如《天文志》：“到其(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讙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11]卷二十六，p1311-1312}再如《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稊或楸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跣，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仞佰，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11]卷二七下之上，p1476}大旱造成

了大规模的流民活动，从所引文献看，“传行西王母筹”由关东地区发起，从正月到秋季，历时大半年，波及郡国二十六，足见影响之广泛。民众持火上屋，击鼓号呼，惊动奔走，折关逾墙，参与者十分狂热。参与者“乘车骑奔驰”，不仅有贫穷的流民，也有富贵者；“以置驿传行”，还有享受特权的官吏。造成这场闹剧的原因远不止旱灾一项，传说“佩此书者不死”，人们似乎认为末日将临。

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日渐加剧，甚至有“七亡七死”之说。这时出现了利用灾异、讖纬、阴阳五行表达对汉王朝不满的奏疏，甚至出现了否定汉祚、宣扬异姓受命的理论。早在昭帝时，眭孟就上书请求昭帝禅位给贤人。眭孟开其端，盖宽饶继其后，再次请求宣帝禅位。翼奉直言汉朝历运中衰，急需中兴，否则面临“更受命”之危^{[11]卷七十五，p3177}。成帝时，谷永认为汉朝自开国以来已由盛转衰，遭“三七之节纪”“无妄之卦运”“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11]卷八十五，p3468}。到西汉中晚期，汉德已尽、新德当起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哀帝自己也承认“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他在建平二年六月改元易号，“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11]卷十一，p340}。当时的末日思潮已让社会上人心惶惶，仅仅两年之后的“传行西王母筹”难脱干系。

汉成帝无子嗣，哀帝由定陶王而为皇帝，在朝中孤立无援，只能依靠母亲丁氏和祖母傅太后两大外戚。丁、傅不甘寂寞，参与政事，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均担任要职，为朝中大臣所忌惮。杜邺借“传行西王母筹”抒发了对丁、傅外戚专权的不满：“春秋灾异，以指象为言语。筹，所以纪数。民，阴，水类也。水以东流为顺走，而西行，反类逆上。象数度放溢，妄以相予，违忤民心之应也。西王母，妇人之称。博弈，男子之事。于街巷仟伯，明离闾内，与疆外。临事盘乐，炕阳之意。白发，衰年之象，体尊性弱，难理易乱。门，人之所由；枢，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皇甫、三桓，诗人所刺，春秋所讥，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觉圣朝，奈何不应！”^{[11]卷二十七下之上，p1476-1477} 西汉灾异奏疏多用荒诞不经的灾异论阐释上疏者的观点。杜邺用阴阳象数思想解释“传行西王母筹”，筹、民、水西行、西王母、博弈诸象均指向外戚丁、傅，“并侍帷幄，布于列位，有罪恶者不坐辜罚，亡功能者毕受官爵”^{[11]卷二七下之上，p1476}。

“传行西王母筹”事起大旱，根源是民众对汉家命运的忧惧。在天灾与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下，这场运动的声势才得以如此浩大。西王母本是民间祈求长生的女性神祇，杜邺正是抓住西王母妇人的性别特点，借以讽刺丁、傅当权，外戚、女主当政，从而把自然、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这也是灾异学说的特点之一。在适逢“汉家历运中衰”之际民众担忧末日将临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丁、傅利用西王母的女神形象鼓动流民，从而为外戚女主当政构建合法性，为自身争取更大的权力。这虽是一种推测，但不论从何种角度去解读“传行西王母筹”，西王母都已由民间福神形象而被赋予了政治内涵。王莽正是利用西王母这种独特的内涵，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资本。王莽代汉后，改封元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以“传行西王母筹”作为新朝祥瑞，称“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母，昭然著明”^{[11]卷九十八，p4033}。杜邺以西王母影射丁、傅，将该事件视作汉室灾异。王莽以西王母影射元后，将传筹当作新朝祥瑞。一为灾异一为祥瑞，时异则事异，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对同一事件看法截然不同。

除了将“传行西王母筹”列为祥瑞之外，王莽还将西王母形象植入纬书之中。从纬书资料中不难看出，西王母神话已彻底成为政治神话。西王母不再仅仅是赐予人们不死之药的神灵，当地上出现圣王之时，她就会献出玉琯、玉珎、地图，用这些祥瑞彰显圣王的德行和德政，换言之，西王母献符瑞是天帝与人王交通的纽带。没有符瑞、占星等天人交通思想，纬书政治神话就难以成立，纬书中西王母献祥瑞的圣王只有黄帝和舜，缘何没有其他圣王的记载呢？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王莽创作讖纬有关。

杨权指出：“崇圣与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地左右着古代人们的思想。统治者为了证明本朝统治的合法，必想方设法攀附古圣王，声称自己与古圣王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本朝统治是古圣王统绪的发扬光大。”^[22]刘邦以匹夫起事，为了寻找布衣而王天下的依据，“尧后火德”“汉家尧后”之说应运

而生。此命题被王莽利用,“‘汉家尧后’说裁制‘王氏舜后’说,再按‘尧后火德’说裁制‘舜新土德’说”^[23],他自认为是舜之后,把血统向上追溯到黄帝,甚至不惜违反汉代礼制为黄帝、舜设祖庙祭祀。王莽造作符瑞、讖语、纬书甚多,纬书中西王母仅献祥瑞于黄帝、虞舜很可能就与王莽有关。

综上,西王母信仰的广泛传播与以下几方面有关:其一,神仙思想和对长生的渴望是西王母信仰在汉代有如此广泛民众基础的根本原因;其二,在“传行西王母筹”事件后,西王母逐渐由一个民间福神形象而被赋予了政治内涵;第三,西王母为王莽利用,以献祥瑞于黄帝、虞舜的形式为王莽当政建构合法性。西王母在民众、官方的相互推崇中逐渐成为全能的神灵,西王母信仰因此得到广泛传播。从西汉中晚期开始,随葬品、画像石、墓室壁画中逐渐出现西王母图像,东汉墓葬更是大规模出现。摇钱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树上遍布的西王母图像反映了西王母神话形象在东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丰富内涵。

三、髡然白首与龙虎胁侍: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形象

摇钱树树枝与树座上铸造与雕刻的内容与题材,以西王母形象最多,且常处于主要位置。西昌高草乡出土的摇钱树枝叶^[24],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头戴玉胜,左衽长袍,长袖合手,肩生羽翼,额头上明显有三道深深的皱纹。《大人赋》:“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髡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11]卷五十七下,p2596}西王母作为汉人心中的寿星,表现出“髡然白首”之相。龙虎座下生出类似灵芝的植物作为支撑,左侧有一玉兔,长耳赤裸上身,双肩生出羽翼,右手握一觚,左手持管状物以接琼浆;右侧为一蟾蜍,右肩有羽翼,右手持方斗,下接高足杯。灵芝类似长生仙药,玉兔为西王母捣制不死之药著名,蟾蜍则是姮娥的化身。汉人期望获得生命永恒的良方,既羡慕神仙养生有方,又盼望自己能延年益寿,蟾蜍、玉兔位于西王母身边捣药的图像颇为常见。

汉人仰慕得道成仙的神仙,期盼在世间延寿,更羡慕仙人无限的自由。西王母、蟾蜍及玉兔大多肩生两翼,玉兔和蟾蜍腿生羽毛,表现出汉代艺术中羽人的形象特征。《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25]第二卷,p66}羽人是臂有双翼、体生羽毛的飞仙。西王母及使者形象在汉人想象中逐渐被仙化,成为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仙人。在古人眼中,仙人是腾云驾雾、御神龙遨游于天地之间的,充满了无拘无束的快乐,其中心观念就是长生不死与自由自在。汉人将西王母仙化,西王母不仅代表了不死的神人,而且象征了自由自在的仙人,表达了汉人对神仙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向往。汉人对神仙生活满怀期待,对神仙世界充满幻想,使人们相信神仙居于至高无上的天界,这种隐喻直观地表现在西王母“天门”图像中。绵阳河边乡天门出土的摇钱树树座,顶端为西王母坐龙虎座上,座下是巍峨挺拔的昆仑三山,山前立一对重檐双出子母阙。这对子母阙还见于四川鬼头山东汉石棺墓“天门”榜书双阙^[26],在汉人心中象征天门。重庆巫山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牌,西王母位于题有“天门”两字的汉阙上^[27]。天门即升天之门,西王母位于天上仙境的入口,登上西王母所居天界是汉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摇钱树树座常有仙人骑羊乘鹿的雕像,羊或鹿长着犄角和翅膀,仙人肩上长着双翼,昂首抱柱,表现扶摇而上之势。《淮南子》:“扶摇珍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闾阖,沦天门。”^{[13]卷一,p14-16}西王母所居的天界令人向往,乘异兽上升天国是汉人升天愿望的表达。

汉人对天上世界的想象,不仅包括西王母、为她捣药的玉兔、蟾蜍及三足鸟、九尾狐,还包括各种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及奇异现象。摇钱树西王母枝叶下方的方孔圆钱上,往往铸有大量长短不一的细线,艾素珊认为象征太阳的光芒,这种神奇的光是一种吉兆^[28]。有人统计汉代文献中出现的祥瑞现象,共有五类:一是凤凰、麒麟、白虎、黄龙等“五灵”;二是各种自然现象,包括人们想象的、根本不存在的自然现象,如甘露、醴泉、神光;三是各种飞禽,如神爵、鸾鸟、神雀、五色鸟;四是各类奇花异木,如嘉谷、金芝;五是器物,如宝鼎、神鼎等^[29]。摇钱树枝头往往伫立凤凰,伸展翅膀,似在鸣叫。凤凰被视为祥瑞,有“五德”之美誉,一旦出现,天下就会太平,《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0]卷一，p19}有的仙人作为陪伴西王母的侍从，手持仙草、嘉禾、灵芝等献于西王母。《论衡·宣汉》：“孝明时虽无凤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25]第十九卷，p820}紫芝、嘉禾都是被当作吉兆的祥瑞植物。

汉代民众对祥瑞的理解虽然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更多地是融入到民间文化中表达对吉祥如意的祈求。摇钱树西王母枝叶中还有象、羊、龟等图像。羊在汉墓中是常见的吉祥符号，《说文》曰“羊，祥也”。象在汉代也被视为祥瑞，如汉武帝诗“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神所见，施祉福”^{[11]卷二十二，p1069}。龟在古代是寓意丰富的动物，《淮南子》有女娲炼石断鳖足以立四极支撑宇宙的故事。龟常出现在摇钱树基座上支撑上部的树干和枝叶，相传其寿命长达千岁，是长寿象征。龟还被当作吉兆出现于史书中，《史记·龟策列传》：“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福。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30]卷一百二十八，p3228}龙虎作为西王母左右胁侍，象征东西方位，更有避邪趋吉作用。《论衡·解除》：“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25]第二十五卷，p1043}

广汉万福乡出土的西王母枝叶上有两人：一人持弓骑马上，张弓回首朝树上射箭，一猿攀援上树，虽体貌特征与猴相似，但其臂长腿短，动作夸张，很可能为猿；另一人张弓对准一只向树上攀爬的猴，猴尾上卷，作欲逃跑状。汉人喜欢用谐音讨吉利，“猴”谐音为“侯”，“射猴”即“射侯”。马上射侯隐喻乘马为官的人，射侯表现了汉人追求加官封爵的心态。主父偃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30]卷一百一十二，p2961}，将汉人这种入世进取的积极心态表现无疑。不少隐喻圣王政治的祥瑞已渗入民间文化之中，与西王母形象结合在一起，使西王母信仰出现与福禄升官相关的内涵。

西王母枝叶上往往铸有大量钱币，这与古人的金钱崇拜观念有密切联系。然而民间金钱崇拜的实质是为死人祈福，使其在地下世界永享源源不断的财富，并最终实现在世生人的福祉。摇钱树上的钱币往往有文，常见“五铢”“五”“五利后”或新莽钱文，表明钱币身份。有的钱树上有持杆打钱或挑钱而走之人，说明摇钱树是一种能生长无数钱币且经摇晃钱币纷纷落地的神奇树木。摇钱树上的“五”“五五”“五利后”钱文也证明钱币显然不是现实中通行的货币，可能是为死者在地下世界准备。钱文“五利后”的“五”与“五铢”同义，“利后”应为“有利于子孙”。“利子孙”还出现在汉代镇墓文中，如：“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镇）塚门地下死籍，削除文他央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莫（墓）利子孙。”^[31]文中明确记载生人设法用大量钱财贿赂地下官吏解除死者死籍，以求子孙平安。因为人的死亡不仅与死者有关，更牵扯到死者在世家人的福祉。在这里，金钱与其说是为保障死者灵魂安息，不如说是为死者在世的家人及子孙谋求福祉。进而言之，西王母形象除了与代表长寿福禄的图像结合外，还与象征财富和吉祥的图像结合在一起，寄托了汉人长寿升仙、吉祥安康、加官晋爵、财源滚滚等世俗欲望，最终使西王母成为全能的神灵。

四、结 论

从战国到两汉，西王母神话形象经历了几次重要演变。西王母形象从半人半兽演变为鬍然白首的老妇人，西王母的司职从刑杀转变为长生不死乃至呈献祥瑞，这体现了从古史传说到政治神话的转变。神仙方术思想从战国以来至两汉广为流传，上自秦始皇、汉武帝，下至黔首百姓，渴望长生不死，为西王母崇拜的出现培育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此外，西王母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如“传行西王母筹”喧嚣天下就与哀帝外戚傅氏、丁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此事后来还被王莽作为新莽政权的祥瑞之一。再者，王莽在纬书中创造了西王母向其祖先黄帝、虞舜献祥瑞的政治神话，使西王母演化成为政治符号，为其篡位夺权张本，谋取执政的合法性。东汉女主外戚权势远甚于西汉，西王母又有了用武之地，再加上东汉以讖纬治国，西王母得到了统治者的推崇。由之，在这种民间与官方的相互推动下，西王母信仰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

东汉摇钱树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从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形象看，已脱离了半人

半兽形象,呈现出威严的王者姿态,捣药的玉兔和蟾蜍隐喻汉人长生不死的愿望。摇钱树上还有凤凰、龙、虎、猴、羊、象、龟、辟邪、羽人及灵芝、嘉禾、神光等图像。这些图像是祥瑞在器物上的再现,表达了汉人对死后升仙、生人长生、封侯富贵的强烈愿望。祥瑞本是政治神话的产物,是统治者粉饰太平、谋求皇权合法性的依据,摇钱树中大量出现的祥瑞图像就是对官方政治话语的模仿,体现了汉人积极入世的心态。

蒲慕州说:“汉代宗教的特点,也许就在于这种官方宗教系统与民间信仰相互纠结的情况。”^[32]摇钱树中表现的西王母崇拜与两汉西王母政治神话互为表里。不论百姓还是皇帝,西王母的长生司职都得到了重视。官方借民间的西王母崇拜而生的西王母政治神话又影响了民间信仰,双方相互影响,难分彼此。西王母献白玉琯、益地图在官方象征政通人和,在民间则为长生不死、封侯富贵,都作为祥瑞表达不同层次的愿望。

参考文献:

- [1] 茅盾. 神话研究[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 [2] 王兴芬. 唐前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J]. 青海社会科学,2011(3):184-188.
- [3] 韩维志. 论西王母文学形象在东汉的初步定型及其文化成因[J]. 江汉论坛,2012(6):79-84.
- [4] 王子今,周苏平.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J]. 世界宗教研究,1999(2):114-122.
- [5] 周静. 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J]. 四川文物,1998(6):14-19.
- [6] 汪小洋.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J]. 浙江社会科学,2009(1):86-91.
- [7] 张玖青. 蛮夷、神仙与祥瑞——古代帝王的西王母梦[J]. 文史哲,2014(5):82-88.
- [8] 杰西卡·罗森. 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M]. 孙心菲,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76.
- [9] 袁珂. 中国神话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47.
- [10]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3.
-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2] 袁珂. 中国神话传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8.
- [13] 何宁. 淮南子集释: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4] 王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 全汉赋校注[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355.
- [17] 王贻梁,陈建敏. 穆天子传汇校集释[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18]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19] 冷德熙. 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262.
- [20] 范宁. 博物志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80:97.
- [21] 杨颖慧. 从两汉人名看汉代的神仙信仰[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86-190.
- [22] 杨权. “汉家尧后”说考论[J]. 史学月刊,2006(6):22-30.
- [23] 杨权. 王莽对“尧后火德”说的移植利用[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5(4):16-22.
- [24] 刘世旭. 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J]. 考古,1987(3):279-280.
- [25]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6] 方建国,雷建金,唐朝君,付成金. 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J]. 文物,1991(3):20-25.
- [27] 丛德新,罗志宏. 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J]. 考古,1998(12):77-86.
- [28] 艾素珊,何志国. 东汉时期的钱树(下)[J]. 民族艺术,2006(3):90-101+75.
- [29] 叶秋菊. 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J]. 史学月刊,2010(5):119-122.
- [3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1] 唐金裕. 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J]. 文物,1980(1):95+105.
- [32] 蒲慕州. 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